

TSINGHUA UNIVERSITY

# 九辩：论行为准则

---

兼由庄惠濠上辩鱼看中国美学与实证主义科学态度的分野

续本达 2005012177 理学院 基科（物理）53

6/13/2009

以自己的大学生活经历中的求索、思考、经验、教训以及痛苦挣扎反映中国美学和实证主义科学态度的分野，得到“生活的准则就是没有准则”的准则。

# 九辩：论行为准则

——兼由庄惠濠上辩鱼看中国美学与实证主义科学态度的分野

谨以纪念我四年的大学生活

在高中毕业后向学弟学妹介绍学习经验的大会上，我提出了学习生活的两大境界：

一是机械循环论：从一生到一年一月一周一天，每个层次的时段都有自己的计划，并且坚决贯彻执行，在此时段遇到的问题只能被记录下来（而不能影响到既定计划的执行），用于下一时段制定计划的参考。它的终极目标是：学习生活成为一个生物循环，时间源源不断地注入，知识和价值源源不断地产出——以循环创造永恒，保证几乎全然的学习时间。

二是物我同化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忘掉所有其它的任务，忘掉周围的环境，忘掉自己，把所有智慧活动都集中贯注到一点上，真实体验其中的感情、意境或逻辑、过程。在忘我的境界中与万物相通，洞察人的情感和事物的规律，让学习的内容与自己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如同自己的一部分。以天人合一的境界创造“无上界”的学习效率。

这不仅是我对学弟学妹的希望，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向往着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我想只要自始至终地坚持这两个原则，我一定能会有更加充实生活，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甚至觉得，对于我的整个人生，对于未来学习生活之外的事业，这两个原则仍然会适用。

但是，在大学生活中，我没有保证预想的学习时间，也没有达到预想的学习效率。我更加努力，想尽办法践行我的准则，追求我的境界，可是并没有多大改观。实际情况是，在学习计划会在执行过程被各种突发事件打断：一封紧急的邮件，一个立等兑现的电话，一位敲门的同学，一场老师办公室的对话，都会使我中断手边的工作，淡化已有计划；同时，在校园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我无法“心止如水”地与我所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我的视线在间歇时投向别处，我的大脑在应当“无杂念”时思考“意义”本身，在潜意识中怀疑着我的“既定方针”。但我又不承认我的思想在开小差，在理性的理想主义层面，我认定自己不够努力，通过对自己施加压力来维护旧有的体系。

Robert Glover 在 *No More Mr. Nice Guy* 中讲到，在儿童时代，小孩会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种有效的“规律”和“行为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他可以获得长辈的夸奖和同龄人的认同，成为一名“好孩子”。这种行为范式在儿童的成长环境中总是有效，孩子会感到这就是他找到的生活准则，并且把它一直带到成年——当然这幼稚的准则当然不适合成年人，但是“好孩子”面对挫折会责备自己不够用功没有尽力，通过幼稚准则的“加强版”来进一步苛求自己，同时坚信“只要我抱有这个原则不动摇，我就会获得成功并赢得认同和喜爱”，直到准则无法再加强，好孩子的价值体系崩溃。

那么，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面对生活，到底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准则呢？

庄子和惠子到濠上游玩，庄子说：“鱼啊从容地游动，多么快活！”惠子说：“你不是鱼，怎知鱼的快乐？”庄子问：“你不是我，怎知我不知鱼的快乐？”惠子答：“我不是你，本来不知你的快乐。你不是鱼，本来也不知鱼的快乐。其中道理无二。”庄子答：“我们想想开头：你说‘你怎知鱼的快乐’时，就已经知道我知鱼的快乐了。而我到濠河桥上，就已经知道鱼的快乐了。此间道理无二”

看到一条鱼游动，庄子会体验到天地间美妙的秩序并因之而快乐。游鱼成了他的一部分，游鱼的快乐就代表了他的快乐——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一部分，都可以被理解都可以与自我融合在一起进行灵魂上的沟通。至于鱼是否真正“领情”，至于天地的精神中是否有“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种生命的态度来进入客观世界，我赋予世界生命和灵气，世界赋予我宽广和旷达，物我合一共同发展。相比之下惠子就显得小气，你说鱼快乐，有根据吗？你能说服我“鱼是快乐的”吗？其实你是否说服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鱼要么快乐要么不快乐，要么不具有快乐的“能力”。既然你拿不出根据，你说的就没有实际意义。

庄子在热情地拥抱世界，惠子在冷静地旁观世界。

我向往庄子的境界，自由的心灵就是自由的翅膀，遨游乎天地间没有羁绊。我的生活也应该是这样，冯虚御风，遗世独立，摆脱世俗的束缚，追求自己纯粹的理想。我所学的数学和物理，在我这样的感情的培养下，也都会活起来，活起来与我舞蹈与我对话。数学的实在中有我的精神，物理过程中有我的身影。数学消解了，物理消解了，我也消解了，形成一个混沌的整体，这个混沌的整体包容了天地包容了宇宙，包容了终极的价值。我不必在乎我实际在做什么，在混沌的自然中，世俗所追捧的“成功”就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至高至大的境界中，我为宇宙而生，宇宙为我而生。

因此，我无形而无处不在，我无名而至高无上，任何现实的挑战都会在我的体系中融解掉，我不必刻意解决什么问题，问题会自行消逝。这种超然的思想会导致完美主义的倾向，我不能令任何世俗的价值玷污了我神圣的理想：如果我的混沌体系还不在良好的状态，那么我就要回避掉所有现实的问题，只等体系再度有效，积存的问题即可被一举消灭。我一直关注着自己关注着至大至深的价值，故我一直是完美的。在这种完美主义倾向的指引下，我开始拖沓：如果我不能瞬间地浑然不觉地把作业写完，那么我就还没有真正跟我所学融为一体，我就应该继续体验课程的内容，绝不能为了完成这种世俗任务去赶完作业而玷污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一个学期下来我仍然没有与我所学达到互通互感的境界，现实中更大的挑战便随之而来。久而久之，这些现实的鬼魅堆积成为难以逾越的铁幕，将我的自由意志紧紧地束缚其中。

完美主义指导下的生活，最终走向崩溃。

此时，我开始怀疑，应该有惠子那样的眼光：鱼便是鱼，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和理解的。鱼乐与不乐，对我没有意义，我只关心生活中最直接的问题和最真实的挑战。我只问什么有什么无什么对什么错，我只问我吃的东西是否有营养，我坐的椅子是否牢固，行政上的要求我是否能达到，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我是否可以摆平。与其冥想，不如倾听现实；与其遐思，不如完成任务。宇宙本无价值，“价值”是那些多情之人穿凿的，多情之人会感地悲天，多情之人不专情——多情之

人把不相干的事物放在同一混沌的体系中一起处理（或声称不处理而处理，自然处理）——多情之人必滥情，滥情之人必觞情，觞情之人必伤于情。

作业即是作业，任务即是任务，完成了就不在心中烦乱；考试只是考试，困难只是困难，通过了就不在眼前碍事；实验无非实验，公式无非公式，过目了就不在脑际萦绕。一个注入时间，输出结果的循环的人才是成功的，有影响力的。

现实主义指导下的生活，有条不紊，有理有序。然而当现实中的任务不再成为困难的时候，思想真的又空闲了自由了。仓禀实而知荣辱，府库充而思淫欲，自由的思想再次将所做所为赋予意义，再次追问此与彼的价值，再次将价值引向纯粹。

一种轮回出现了：穷则面对现实，达则关怀宇宙；关怀宇宙则穷，面对现实则达。心中声音，一会是庄子的，一会是惠子的，庄子时则装庄子，惠子时则会惠子。生活在振荡中不断相变。

难道生活就没有一个唯一的准则吗？难道人就不能抱一御万吗？

二分或许并不是真实的，庄子与惠子也未必是非此即彼的，人可以在喜欢事情上庄子，在不喜欢的事情上惠子，在人生理想上庄子，在短期计划上惠子。或者庄子与惠子根本没有区别，庄子即是惠子，惠子即是庄子。亦庄亦惠才是“正确的”，二分割裂是假象，只是将两者统一才能做为生活的准则。

但是这种思想的意义，仅仅在于创造一个永恒的“准则”，然后告诉自己“我的生活是有准则的，我是安全的，我不会迷失方向”。而朱良志先生在《中国美学十五讲》中分析庄子所代表的中国美学并与惠子所代表的实证主义进行比较时，指出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境界上有天壤的差异。朱先生在书中的论证是中肯切合的——当然可以按照“统一理论”讲二分是虚无的，并可以皇帝新衣式地讲持有二分观点的人没有足够的自由意志看清二分背后真正的统一——我不得不因之再次审视我的思想历程，不得不把自己从“盲目统一”这种变相的完美主义中剥离出来，再次追问：

生活有永恒不变的准则吗？生活应该有永恒不变的准则吗？如果有，这个准则是对每个人适用的吗？如果是普遍的，先贤可以通过典籍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我吗？

按照 Gödel 的理论（不存在完备且自洽的逻辑体系），生活如果有永恒不变的准则也不会是逻辑的。一个非逻辑的准则无法给确定的指导。制造并坚守一个固定的准则会将人异化，从而在生活中失去自己的需求失去对自己的切身关怀。

**生活的准则，就是没有准则。**正如朱良志先生所言“庄子的审美态度，就是没有态度”。

没有一个可以全面指导我行为的准则，我无法从生活中总结出来，先贤也无法告诉我。我甚至无法去讲如何做是对的，“行为正确”的意义仅在于“我”可以存在到下一时刻。下一时刻我做什么？做正确的事情，做了正确的事情我就可以存在到下一时刻。——这就是生命的自然意义：延续。从这种意义上讲，“正确”是平庸的，甚至是不能预先判断的。

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知道什么是错误的，我因懒惰而耗尽心志，因纵欲而受到惩罚，因羞于正视自己的需求而感到空虚。这些错误可以用于指导未来的生活。先贤著作也可以明确告诉我什么是错误的，比如《小王子》可以告诉我被商业和功利所异化的人失去了人性成为奴隶，吴尔夫的《到灯塔去》可以告诉我一个道貌岸然的学者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形象和声望，又如何深深地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告诉我一个贵夫人如何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别人给他人带来不安自己却浑然不觉。

我只知道如何做是错误的——仅此而已，在生活中最大的努力就是不犯已知的错误。对于他人的无法明确判为错误的我便不应臆断发表评论。因此高中生不应嘲笑大学生会考试不及格，师弟师妹不应嘲笑师兄师姐发文灌水，师兄师姐也不应无视完美主义师弟师妹的冒然鄙视，单身青年不应嘲笑恋爱男女不务正业，恋爱男女也不应嘲笑单身青年孤独空虚；因此低分者不应嘲笑高分者经营势利<sup>1</sup>，高分者也不应嘲笑低分者不知缓急，出国者不应嘲笑不出者不思进取，不出者也不应嘲笑出国者蝇营狗苟。

只有虚心总结错误，而非盲目鄙视而已，才能让自己真正少犯错误，少犯错误者便更易延续，延续者便是成功者。

这便是没有准则的准则，一种只能言其反，不可说其正的不二法门。

让我以一段文字游戏作结——

### 其实

我坚持着自己童年的行为习惯企望延续辉煌，  
其实这些习惯都是幼稚无力的。  
我想达到自然的天地境界不被几个数字束缚自由研习，  
其实现实的挑战会逼得我无路可退。  
我低下头来面对现实把问题一一回应并渐渐恢复，  
其实一但有闲功夫我就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和不甘。  
我徒劳地要把它们统一，  
其实它们的分野无法统一。  
我大喊：可是我只是想找到生活的准则！一个安身立命的准则而已！  
其实生活的准则，便是没有准则。  
其实，我只能确定地知道什么是错的。  
其实，只有“其实”在表达一段错误时才有意义。  
其实，我渐渐明白思考零零散散的空洞理论妄想一劳永逸是无意义的。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避免已知错误迎接生活中的惊喜。

---

<sup>1</sup>当然更不应该用“我们不能为了分数而出卖自己的灵魂，正如我们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肉体”这样极端的言论。